

于冬云◎著

多元视野中的欧美文学



 中国华侨出版社

多元视野中的欧美文学

于冬云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元视野中的欧美文学/于冬云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5

ISBN 7-80120-740-8

I. 多… II. 于… III. ①文学研究—欧洲②文学研究—美洲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 075449 号

● 多元视野中的欧美文学

著 者/于冬云

责任编辑/王 珞

装帧设计/迷谷设计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张/7 字数/162 千

印 刷/北京市银祥福利印刷厂

版 次/2003 年 5 月第 1 版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4000 册

书 号/ISBN 7-80120-740-8/I·110

定 价/16.8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 20 号院 3 号楼 邮编 100029

发行部:(010)64443051 传真:(010)64439708

目 录

说不尽的莎士比亚·····	(1)
《包法利夫人》:对浪漫故事的实证剖析·····	(13)
《简爱》:女性的声音与叙事策略·····	(26)
哈代“性格与环境小说”的悲剧意识·····	(38)
托马斯·曼的《魔山》:世纪之交的众声喧哗 ——论《魔山》的对话性叙述特色·····	(52)
霍普特曼的《日出之前》·····	(60)
雷马克的反战小说《西线无战事》·····	(71)
“惟一的门”和门里面的世界 ——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读解·····	(82)
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及其现代性·····	(94)
一朵永远的玫瑰花 ——论艾米丽的悲剧情结·····	(110)
卡夫卡:接受来自父亲的“判决”?·····	(118)
尤奈斯库的《秃头歌女》与“反戏剧”·····	(126)
奥尼尔的《悲悼》:难以超越的生命价值悖论·····	(140)
海明威:硬汉神话与伦理困惑·····	(151)
由塞林格的木屋与霍尔顿的麦田说开去·····	(168)

奥斯特洛夫斯基与保尔·柯察金

——与大学生共话《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184)

“解冻文学”及其巨大影响…………… (198)

后 记…………… (213)

说不尽的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1564 - 1616, William Shakespeare）的朋友本·琼生曾说：“得意吧，我的不列颠，你拿得出一个人，他的戏剧创作折服了欧罗巴的全部戏剧”，“他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世纪”。在莎士比亚过世近四百年后的今天，汗牛充栋的莎士比亚研究著述，每年4月份遍布世界各地的莎士比亚戏剧节，仍在印证着本·琼生对莎士比亚的评价。面对这位穿越历史时空而魅力不朽的文学巨人，任何一种文学批评意义上的阐释都无法穷尽这位天才艺术家无边无际的文学魅力。因此，面对说不尽的莎士比亚，笔者只能以自己有限的心智和审美感觉去捕捉他那浩淼无边的文学魅力的一点一滴。

维纳斯与鲁克丽丝：伸向两极的爱

《维纳斯与阿都尼》(1593)与《鲁克丽丝受辱记》(1594)是莎士比亚早期创作的两首长篇叙事诗。在这两首长诗中，莎士比亚表现了维纳斯与鲁克丽丝两种截然不同的爱情追求。

《维纳斯与阿都尼》叙述的是爱后维纳斯追求美少年阿都尼而不得的故事。在长诗的开篇，莎士比亚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展示了爱后维纳斯火热的凰求凤激情，而这种热烈的生命激情伴随着灼烫的情欲。

空腹的苍鹰，饿得眼疾心急，馋涎欲滴，
抓住小鸟，用利喙把毛、肉、骨头一起撕。
鼓翼助威势，贪婪猛吞噬，忙忙又急急，
饥胃填不满，食物咽不尽，就无停止时。
她就像这样，把他的额、腮、下颏吻个不已，
因为她吻完了一遍，又从头儿开始吻起。^①

但是，尽管爱后爱欲灼人，阿都尼却纯洁如玉，不动芳心。任维纳斯千般示爱万般纠缠，美少年依然把狩猎的荣誉看得高于世俗的女爱男欢。但阿都尼对于爱并不是一律厌弃，而是与维纳

①〔英〕莎士比亚《维纳斯与阿都尼》，张谷若译，引自《莎士比亚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5-6页。（以下莎士比亚引文皆出自同一版本，只标明译者和卷次、页码）

斯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阿都尼理解的爱不包括世俗的情欲成分，他理解的爱是“纯洁贞正”的，与“淫”区分开来：

“爱”就像春日，永远使人温暖、新鲜、清爽，

“淫”像冬天，夏天没完，就来得急急忙忙。

“爱”永不使人餍，“淫”却像饕餮，饱胀而死亡。

“爱”永远像真理昭彰，“淫”却永远骗人说谎。（第11卷，第41页）

很显然，莎士比亚对贞洁、勇敢的阿都尼是赞美有加。但是，他并不因此就将阿都尼那剔除了情欲成分的爱情视做生命意义的惟一价值指向，对维纳斯的世俗情欲，他也同样地欣赏。正因为如此，在维纳斯用计骗得阿都尼的亲吻时，莎士比亚才不惜用了整整5节诗行来描述爱后沉醉于爱中的生命感觉：

我身在何方？在人间还是在天上？

我在海里遭淹没？还是在火里受烧伤？

现是何时光？清晨明朗？还是昏夜漫长？

我还是一心想要活？还是一意愿死亡？

我刚才还活着，但却活得比死了还凄惶；

后来又死了，但在死中却得了生的欢畅。（第11卷，第27页）

维纳斯这种跨越了天上人间的阻隔，超越了生命和死亡的绝对界限的爱情，同样令人神往。因此，当她的爱人在追猎的战斗中死去，维纳斯诅咒尘世的一切生命欢娱，只与世隔绝的死亡之花共同栖居。维纳斯这种非爱即虚无的生命价值观念透视出希腊

的世俗人本观念对莎士比亚产生的深远影响，而这种观念与阿都尼空灵色彩极浓的价值追求又是相互矛盾的，叫读者不得不叹服莎士比亚心灵世界的丰富性。

《维纳斯与阿都尼》虽然是莎士比亚创作早期的作品，但已经显示出这位伟大才子心灵宇宙的丰富性。正是这种浩淼无边的丰富性，才给不同时空的读者留下了无穷阐释的可能性。在女权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笔者注意到，在莎士比亚写作于16世纪末期的凰求凤故事中，却早已颇具前瞻性地搀杂渗透了一种非阳性中心主义（phallocentrism）的话语。这种颠覆性话语不仅体现在爱后维纳斯解构女儿娇羞的凰求凤表演中，还具体体现在对某些在传统中具有明确的性别角色内涵的语言的反转运用上。像长诗的第二节，维纳斯盛赞阿都尼时所使用的语言：“地上百卉你为魁，芬芳清逸绝无对。/仙子比你失颜色，男子比你空雄伟。/你洁白胜过白鸽子，娇红胜过红玫瑰。”接下来，维纳斯在逐爱过程中，反复使用类似的语言来体味阿都尼的外表带给她的审美愉悦，像你那“柔软温暖的酥胸”、你是我的“幼鹿”、你这“美人鱼”等。在男权话语中，仙子、鸽子、红玫瑰、小鹿、美人鱼等词语的所指都是女性的审美客体地位，但维纳斯的爱情话语却在以下两个层面上实现了对男权话语的解构：其一，维纳斯的爱情语言，通过解构既有的男权中心话语的能指与所指搭配关系，打破了既有的男女性别之间的主客体关系；其二，当维纳斯站在审美主体的立场上，对阿都尼如花一般的美丽外表欣赏有加时，事实上，她所依据的男女价值评判标准已经逾越了男人应该是阳刚的、女人应该是阴柔的等男女性别价值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因此，笔者认为，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莎士比亚归入男权或女权的

阵营，在他那伟大又丰富的文学世界中包蕴着一个没有边际的人性宇宙，而不仅仅是男人或女人。

如果说《维纳斯与阿都尼》巧妙地借维纳斯的女神身份，抒写了一种异教的、世俗的、个体的、女性的生命激情，显示出莎士比亚对世俗的生命激情世界的热烈情感，但在紧随其后创作的《鲁克丽丝受辱记》中，他又向读者揭示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伦理情感的震撼力。莎士比亚在长诗的正文前先用散文叙述了《鲁克丽丝受辱记》的故事梗概。国王路歇斯·塔昆涅斯谋害岳父取得王位后，又率众围攻阿狄亚城。其间，柯拉廷纳斯的妻子鲁克丽丝被赞为最贞淑美丽的妻子。这激起了塔昆王子的情欲，他趁夜晚强奸了鲁克丽丝。受辱的鲁克丽丝连夜修书通知父亲和夫君，先请他们立誓为自己复仇，然后揭发了罪犯的全部恶行，最后自杀身亡。愤怒的罗马人民一致同意将塔昆涅斯家族的人永远放逐。莎士比亚将这首长诗的女主人公鲁克丽丝看作是“纯贞虔信的楷模”，她写给丈夫的信是这样开头的：“我向你殷勤问讯，无才无德的妻子的有才德有德的夫君！”在封建王朝统治时代的中国，女性地位低下，总还知女子无才便有德，相比之下，鲁克丽丝在夫君面前的自我定位比旧时中国女子还要谦卑。为了表现这位罗马贵族女子高贵无比的贞洁和尊严，莎士比亚不惜花费接近占全文一半的篇幅，让受辱后的鲁克丽丝来袒露其内心世界的无边苦痛，表示自己以一死来洗刷污秽，“给那耻辱的制服，配上名节的徽章”的决心。与维纳斯那散发着热烈的生命激情的语言相比，鲁克丽丝袒露心声的语言显得有些冗长空洞。这似乎表明，处理纯粹的社会伦理道德题材并不是莎士比亚这位感性思维丰富发达的诗人的强项。正因为如此，莎士比亚在长诗中要探讨

的并不局限于男权社会中的女性贞洁问题，而是借塔昆的罪进一步反思人的道德与情欲的关系问题。在长诗中他写道，“这次她所失去的，比生命更为贵重，这一回他所得到的，转瞬又会成空。”“纯洁的贞德的宝库，被盗贼劫掠一空，而那个盗贼——情欲，倒比掠夺前更穷。”这些富有思辩意味的诗句表明，莎士比亚已赋予这个贞女故事以比妇人的贞洁和尊严更丰富的道德内涵。它包括对女性的同情，对贪婪的世俗情欲的批判，对民主政治的向往，对人性尊严和永恒价值的追寻。莎士比亚对上述命题的探寻，透视出这位天才剧作家的理想主义激情。

福斯塔夫：审美情感取向与历史理性选择的两难

福斯塔夫是莎士比亚在历史剧《亨利四世》（1597—1598）中塑造的一个破落骑士形象。据说伊丽莎白女王看过该剧以后非常喜欢福斯塔夫，于是命莎士比亚以他为主角再写一剧，于是，便又有了以福斯塔夫为主角的喜剧《温莎的风流娘们》（1598）。但是，两者相比之下，还是《亨利四世》中那个混迹于世俗平民社会和王室权力政治之间的福斯塔夫更令人回味。

《亨利四世》的中心人物并不是福斯塔夫，而是亨利四世与哈尔太子（亨利五世），由父子活动构成两个时而平行、时而交织的情节。亨利四世利用人民的不满，通过阴谋手段篡夺了理查二世的王位。他坐席未温又遭为他篡位出过力的贵族反叛。最后亨利四世战胜叛乱贵族，将王位传给哈尔太子，称亨利五世。亨利五世在做太子期间混迹于平民社会，和各色人等交往，与破落骑士福斯塔夫一起，参与他们的各种荒唐勾当。后来在挫败叛乱

贵族的战争中，哈尔太子浪子回头，英勇挫敌，荣立战功。父王去世后，哈尔太子继承王位成为一个执法严明、宽宏大度又不徇私情的理想国王。此时，福斯塔夫又来找老朋友分享王室的奢华快乐，却遭亨利五世斥责放逐，终被大法官捉进监狱。

《亨利四世》中的福斯塔夫是一个吃喝嫖赌耽于享乐、吹牛撒谎贪生怕死的人物。在观众的理性价值评判中，他是一个毫无廉耻之心的堕落骑士，但在实际的审美感受中，他们又无不为此个“披着胖大老人外衣的恶魔”所吸引，而违背理性道德原则去喜爱他，当然也包括他的一切恶德败行。正如批评家史本塞所说，“莎士比亚给了我们一个大流氓，而我们喜爱他。”这种接受的矛盾性令一代又一代的观众和读者感到困惑，但是一代又一代的观众和读者却没法让自己不喜爱胖骑士福斯塔夫，并为他身上散发出来的世俗享乐魅力所吸引。福斯塔夫在《亨利四世》中登场时已经跌入平民社会三十多年。他年约五十开外，躯体短胖，暴饮暴食，圆圆的肚子使他看不见自己的膝盖，看上去像一座庞大的肉山，肚子能扫地。他自称是一头肥大的老母猪，走动起来满身臭汗，能浇肥贫瘠的土地。封建骑士制度的灭亡早已使他把骑士的名节和荣誉看得一文不值，骑士制度在他身上的惟一残留就是生活的寄生性，贪图口腹享受，追求声色之乐是他的全部生活内容。他的口袋里不是酒店的帐单，就是妓院的条子。寡妇桂嫂的野猪台酒店就是他的地上乐园。他让哈尔太子为他喝酒赊账做担保，凡是生活所能提供给他的享乐，他样样都要享受到。在福斯塔夫身上通体都散发着肉欲的快乐，生命的现世欢乐就是他的生存目的。福斯塔夫的生存状态折射出文艺复兴时期追求世俗享乐的现世价值取向。

莎士比亚一方面把福斯塔夫写成一个吃喝嫖赌享尽世俗快乐的活神仙，另一方面又不忘提醒观众福斯塔夫是一个堕落的、没有廉耻之心的道德虚无主义者。在《亨利四世》上篇第五幕第一场，福斯塔夫上前线之前对荣誉发表了一番妙论：“是荣誉鼓励着我上前的。嗯，可是假如当我上前的时候，荣誉把我报销了呢？那便怎么样？荣誉能够替我重装一条腿吗？不。重装一条手臂吗？不。解除一个伤口的痛楚吗？不。那么荣誉一点不懂得外科的医术吗？不懂。什么是荣誉？两个字。那两个字荣誉又是什么？一阵空气。……我不要什么荣誉；荣誉不过是一块铭旌；我的自问自答，也就这样结束了。”（第5卷，朱生豪译，第98页）这段关于荣誉的谬论就是福斯塔夫的道德观。正因为福斯塔夫集道德虚无主义与世俗享乐主义于一身，他的快乐又沾染了许多流氓无赖习气。为了兑现肉体的快乐，他可以打家劫舍；在战场上为保一命他可以倒地装死，战斗结束后又背上哈尔太子杀死的敌人吹牛撒谎，邀功请赏。福斯塔夫的快乐与无耻将观众置于二元对立的接受困惑中——既喜爱、羡慕，又不能接纳、仿效。在该剧的结尾，福斯塔夫满心以为哈尔太子做了国王后他就可以以王室财产为后盾而从此快乐无忧了，但是，掌握了政治权力的亨利五世却宣称自己已经永远告别了过去那种放荡的快乐，并下令将福斯塔夫放逐，大法官则将他关进监狱。剧中对福斯塔夫的最终处置，反映了莎士比亚在历史理性选择与审美情感取向之间的两难：一方面，亨利五世是莎士比亚在历史剧中塑造的一个贤明君主形象，在历史前进发展的意义上，他对一无所长的破落骑士福斯塔夫所作出的永久放逐判决，无疑是顺应历史政治的合理性要求的；另一方面，如同福斯塔夫本人所说的，“撵走了肥胖的杰

克，就是撵走了整个的世界。”难道主宰历史政治权力的王权威严必得以放逐福斯塔夫式的世俗人本快乐为代价吗？莎士比亚的两难困惑折射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价值体系的复杂性。

一千个读者和一千个哈姆莱特

《哈姆莱特》是莎士比亚的剧作中最著名的一出悲剧。它取材于12世纪丹麦历史记载的一个王子复仇的宫廷故事。在莎士比亚改编创造的《哈姆莱特》中，关于复仇的叙事线索成了三条：哈姆莱特向叔父克劳狄斯报杀父篡位之仇；雷欧提斯向哈姆雷特报误杀父亲之仇；挪威王子福丁布拉斯向丹麦报割让国土之仇。除上述三条线索外，莎士比亚还利用大段的内心独白，向读者和观众呈现了另一个叙事空间的内容——哈姆莱特复杂的内心世界。如此以来，经过莎士比亚化腐朽为神奇的戏剧创造，《哈姆莱特》真正成了说不尽的莎士比亚的说不尽的《哈姆莱特》。特别是对该剧的主人公哈姆莱特的评论，在近四百年的莎士比亚批评史上，形成了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的学术奇观。

历史上有关哈姆莱特形象的争论焦点往往集中在他为何接受了为父报仇的任务却迟迟不动手复仇的问题上，莎学界称之为“延宕”。在近四百年的莎评历史上，各路高人都对此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至今仍无定论。歌德、柯勒律治等人认为，哈姆莱特的天性不足以担当重任，由此被称作主观论；持客观论者则认为是客观条件造成的；主客观派说是由性格和客观条件两方面造成的；俄国现实主义理论家别林斯基将哈姆莱特的性格发展分为三

个阶段来探讨他的性格、理想与环境的关系。他指出,在第一阶段,哈姆莱特处在幼稚的和谐阶段,把现实中的一切看得十全十美;在第二阶段,他感到理想与现实的不一致,由此造成精神分裂;在第三阶段,哈姆莱特又重归和谐,其信念是“The readiness is all”。

20世纪以来,文学批评领域各种主义和思潮纷至沓来,与此相应的很多个哈姆莱特也相继登台亮相,最著名的当推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所认定的那个有俄狄浦斯情结的哈姆莱特。弗洛伊德的惊人之言后来又经过了其弟子厄内斯特·琼斯的补充和阐发,成为精神分析文论中一个著名的作品批评个案。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第五章中就明确地使用俄狄浦斯情结来解释哈姆莱特在报父仇时的犹豫不决。他认为,哈姆莱特并非是没有行动能力的人,并以哈姆莱特刺死波洛涅斯和设计让企图陷害自己的两名大臣送命为例来证明这一点。那么究竟是什么阻碍他去完成为父报仇的使命呢?弗洛伊德认为答案只有一个,即哈姆莱特可以做一切事情,但就是不能对杀父娶母的人进行报复,因为此人所展示的正是他自己童年被压抑的愿望,而他自己并不比他要惩罚的罪犯好。正是哈姆莱特内心深处的歉疚,成为他为父复仇的障碍。弗洛伊德的观点,除了被认为是为莎评开拓了一个崭新的心理批评空间外,在莎学界少有人附和。在弗洛伊德之后,将心理分析与解构主义融为一体的法国理论家拉康从主体与他者的关系角度,对哈姆莱特的延宕作出了新的阐释。拉康在《〈哈姆莱特〉中的欲望及其解释》一文中指出,《哈姆莱特》是一部关于一个人的主体性的戏剧。拉康认为,儿童在学习掌握语言的过程中逐渐获得其主体性。因此,一个人的主体性又有赖于

他者的话语，主体的欲望总是源自他者。以此来看，哈姆莱特的欲望总是依赖于他者，包括他的父母、国王，他没有自己行动的可能。哈姆莱特从戏剧一开始就一直按照他者的时间行动：按父母的时间去维登堡，按国王的时间去英国，按国王的时间决斗。拉康把哈姆莱特自己的时间说成是最后的时间，即死亡的时间。只有回归死亡，才是回到自己。在这一点上，拉康与弗洛伊德所说的死亡本能是一致的。

英国的原型批评家 G·墨雷在《哈姆莱特与俄瑞斯忒斯》一文中运用原型批评的理论对哈姆莱特的悲剧作出了独到的阐释。墨雷提出，在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忒斯》和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这两部戏的主人公身上，存在着共同的打动观众的悲剧性力量，但是又找不到能确认二者之间相互联系的资料，因此，他认为这种现象可以在作为戏剧艺术基础的史前或民间宗教仪式中得到溯源性解释。“才能突出的戏剧家自然地表现了藏在原始萌芽中的戏剧潜力”^①，于是写出了同样类型的戏剧杰作。这样的剧作之所以能够跨越时代震撼人心，就在于它们能唤醒几千年来沉睡在人类心灵深处的情绪的潜流。经过论证分析，墨雷认为，哈姆莱特与俄瑞斯忒斯的命运都可以追索到同一个史前仪式中，这个仪式所包蕴的悲剧意识的基本要素就是被人类学家称作“金枝国王”的故事，即人类为了共同体的需要将国王杀死或放逐。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新历史主义批评家又对哈姆莱特的悲剧提出了新的阐释。意大利的摩拉提认为“16、17 世

①[英] G·墨雷《哈姆莱特与俄瑞斯忒斯》，董衡巽译，引自叶舒宪选编《神话——原型批评》，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年，第 248 页。

纪的悲剧往往呈现出‘历史的交会’ (historical conjuncture): 支配性与从属性的价值系统突然相互抵触, 而且各拥自主性, 彼此谁也不放手。两种势力发生摩擦的结果使传统的理性、道德观整个崩溃, 人格化为双重”^①。而哈姆莱特老提不起勇气面对该做的, 经常分心的原因正缘于此。

造成哈姆莱特复仇延宕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哈姆莱特悲剧的构成因素是什么? 从莎士比亚创造了哈姆莱特之后, 文学批评者已经对此作出了无数种解释, 而且这种没有定论的阐释似乎还要继续下去, 令后来者不得不折服于莎士比亚那谜一般丰富的文学魅力。真是说不尽的莎士比亚, 说不尽的哈姆莱特。

^①廖炳惠《新历史观与莎士比亚研究》, 引自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年, 第273页。